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五

百子全書

華英書局發行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為經用題記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略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化教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為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為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際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跡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為注解略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蔑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跡聿興書事之官置勸誡之門由啟於是國版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緝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激烈逮乎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實申師傳鬻子以文王降已大

啓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採其片救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聖而啓沃彌綸藝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嚮熊為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既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臣家傳儒素積習忠良親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為之注解研覃析理以叙私情剪裁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興帝王之炯誠股肱諒直獻替無疑大舉賢良寧濟區宇四海草面八表宅心務本修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堯沐浴擊壤謳歌周於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時雨咸洎灑餘潤於纖枯望希塵露之資豈議沈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永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華州鄭縣尉臣逢行珪上

按漢志鶡子二十二篇列之道家別出小說十九篇今小說亡逸而二十二篇者止存十四篇唐逢行珪所獻也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不知何以名道家又世傳熊九十餘始遇文王而書乃載三監曲阜事篇目次第皆錯亂不可曉蓋殘闕書也第篇中所載大忘狂惑與夫禹政道符者悉簡奧不類後世語鄧林一枝斯可珍矣賈傳大政篇多載之別有對三王問政或即二十二篇之遺也劉勰云鶡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今取以冠儒家逢註甚疎蔓存而弗削者備考也丁丑夏日潛菴子志

驚子

周 驚熊撰

唐 逢行珪注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吏者為政之具也。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令行。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

政事以為法教可稱也。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

言君子修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德之要守冲妙之機言出以

成教方謀事必為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安為之哉所以止也。

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君子不與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

而不預豈安為之哉所以止也。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君子不與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

不以苟合求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

君子終日言之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咸由於不能

必見受。

衆目視於偽不留視於真衆心耀於名不能察於實夫庸也能必忠。盡心論道而必竭忠

而不能必入。

盡忠論道聖君必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諫進用智術無隱以石

掩目而視。

豈不惑哉。不惑能必信。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而不能必見信。信言不美而合於道

用君子之言乎。

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言君子但為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故

非非者行是。

言是非於人是所同也。非於人者人亦非之。君子惡惡者行善。善惡在身是所共

惡不以惡惡於人所

而道諭矣。言事必忠出言必信行善以攻惡顯是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廓四方斥八極高而無際深不可測綿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不

可以指示說應無間之迹終政教之端也萬物之形影三光之外為而不有行而不見有道之王動而同之妙用無窮故謂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之大師問道可為永則

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昔者往日也言雖臨馭億兆而不獨專從師問道以政府之門曰敢問人有大忘乎尊師道故曰敢問文王思存大

道所以終政事心迹在於經對曰有鬻子前答文王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前不即以指答者故引成文王之問

遠所以先問於大忘也理故曰其事奈何矣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過則勿憚改終日不

但墨面垢髮是為形餘哉故其策尤見誅四凶就戮夏桀絕祀商辛覆宗賊身害軀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為大忘也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終成所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夫為政以德必貴於道為化國之福焉當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道

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言五帝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曰昔者以遠喻近為之勸也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賢吏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

國寧明聖不獨運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人惟邦本得眾斯昌建極垂時必資兆庶人皆効力以成其功也力生於神者

殷夫冥運兩儀鼓動萬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為必屬賢能以任使之福歸於君後德在官盡

於神者也而功最於吏是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之功也福歸於君心竭力人敦

其道俗順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五帝謂黃帝顓頊高辛唐虞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

明然若以晝代夜然也日月運明明不私照必須幽顯始終不息故昭昭然所不舍也故其道首首

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為萬代
衣裳造書契置史官為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棟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為杵臼以利萬
姓作弧矢以威天下造律管與封禪顯項平九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序高辛氏作詔經鐘
鼓莞席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夏曰葛衣冬日鹿裘蕩蕩乎人無能名焉魏巍乎其有成功也
帝舜少而至孝堯聞聰明而用之舜乃舉禹為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禹為司徒
以教百姓皋陶為士師以理獄訟垂為共工以典象作益作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為秋宗以典
三禮變為樂正以和神人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夏禹御風沐雨冠履不顧數九土乘四
載鑿龍門闢伊闕導百川建萬國微禹之功人皆魚
言帝王之功莫此為盛故百代不易為福為教也
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
為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為人始也
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往則道不可暫離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而有一

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王道衰微暴亂政人皆思德雖千

也得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必博廣以取也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不肖見於

矣天下之廣黎庶之衆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為時須王者必任賢

賢與不肖自皆具焉不登政事是杖能側焉有過人之智必於其能持能於智必忠信飾焉懷盡忠之節必修於道

以休廢也杖能側焉違道輕躁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忠信飾焉修身貴真履行務實由

於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民者積愚也冥然無知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言明主推心
其身也故曰忠信飾焉獨任也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得於衆心善於政事士民若之明上去之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
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人主總羣謀以觀衆知明以探風聲察於下言以民者更
之程焉程法式也知之在下是故取吏之察吏於民然後隨之主去之此隨之也政曰民者至
卑也極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聖主不違人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
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之吏也則萬人之吏也自此以上皆言人之情好之德
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人愛之多則必堪為政事赫赫師尹卿相者諸侯之丞也卿相者人主
丞也故封侯之士秩出焉賢者得之列土封疆得卿相君侯之本也都之興亡在於卿相故為
君侯之職
在卿相也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之地方七百里少昊之墟是魯周公所封之邑以周公裨益政禮故稱之以為篇
耳。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稱周公之言知善不行者謂之狂善者體道懷德也人主

下堯之日比屋可封知善道之為知惡不改者謂之惑惡者賊以喪軀人主為惡於上百姓變善於

善而不行用者是狂悖之人也惑者聖王之戒也知善而不行知惡而不改必至狂惑者此聖王之明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夫開國崇基必先於道。道既符合。無往不真。影響相同。自然合應。甲者先於乙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肖者類也。言不類不似也。自知賢不肖是為明也。不似之人豈自稱哉。言不知也。而不肖見於行。丹朱傲虐無肆惡。曾無休息。此則見於外。不以隱微者也。

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不肖者豈自謂不肖哉。以賢者視之不肖之迹見矣。雖以彼賢以自賢人。豈以為賢乎。

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昧道不德之人豈自稱其愚。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愚者豈自以智視之。愚迹見矣。雖以彼智以自智人。豈以為智。

彼智以自智人。豈以為智。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言帝者年數之始。以記其佐帝及升位之年數也。天下者豈可妄理哉。亦由積德累業。

以有之也。言五帝之道相緣為政。故同稱之也。

昔者帝顓頊。黃帝次妃曰嫫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為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年十五而佐黃帝。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曰帝鴻。

斗樞星照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百年。顓頊自幼年以翼佐黃帝也。二十而治天下。升為天子也。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

之道而行之。因修黃帝之道而行。其政令不改革也。學黃帝之道而常之。化迹不及所以效也。效其通達而常見之。昔者帝嚳。黃帝正

翼玄翼之子。生帝嚳。德日新。故曰高辛。在位七十上賓。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依顓頊以理天下。其治天下

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言德稍下不能盡行黃帝之道。但明之而已矣。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政教所為效顓頊而行。其言不能常習之也。

禹政第六

伯禹夏后氏。言禹功錫玄圭。德諧元始。任賢立政。以致太平。可為法則。故以名篇矣。

禹之治天下也

黃帝玄孫顓頊姓姁名文命字高密在位九年受禪成功曰禹受舜禪以臨天下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

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玉

此以上七大姓也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下難則聖德皆俟賢佐以輔之故得天下人安也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言成湯放無道之桀以統萬機而理天下得賢大夫贊佐而致太平至紂昏惑以失國

故終始書之以名篇

湯之治天下也

湯姓子名履字天乙除虐去殘曰得慶誦伊尹涅里且東門盧南門螻西門疵

北門側

伊尹有莘氏媵臣以為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七世

自湯至紂父子兄弟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即位之年也

上禹政第六

以五聲聽政克勤于邦可以為上也

禹之治天下也

以五聲聽政之事故懸置五聲招之以聽政也門懸鐘鼓鐸聲

置於地也

以得四海之士造五聲以揮擊傳聞也為銘於簋簠銘於其上也曰教寡人以道者

擊鼓

動合於道也教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聲也以合於義教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金鈴也

有可行為所欲

言者以振鐸也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近於悲故憂而擊磬也告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

聲

獄訟之事務於疾速故揮鞀以陳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

急於政事無暇安於

一食所以示接士之急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常行之處非所宜憂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事必得道必合，上下應會無不。至也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不暇飽食聽政不疲朝，廷閒靜然後無事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君子將入其職，旭旭然如日初出，入昭昭然。人保其福，既去暗暗然。人失其教，此得政典符合之謂也。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則有卿相，賢德者卿相之具人。有國無國，智者治之。夫有國者，自亂也，所以安者智謀之力也。智者非一日之志，不積功累業，行道治者非一日之謀。謀者心思也，樹德以為尚。

平之咨謀，非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夫君上有道，化行於下，遠近慕義，四境無日之咨謀，非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虞百姓淳和，盜賊屏息，故人知所安也。

而知所避。富貴貧賤不相犯，仁義禮智由其門。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先之以德義，先之以敬讓，道之以禮樂，不奪人時，不干人利，故得禍亂不作，為福之道。此之謂般。上下相親，謂之和。至德以教之，要道以治之，民不求而得。

所欲謂之信。日出而作，日沒而息，不勞於事，不苦煩苛，甘其食，安其居，樂其業，此豈外求之哉？上有行道之君，是所致者，可謂之大信矣。除云：天下之害，謂

之仁。兼愛萬物，慈側外施，至若成湯征葛伯，放桀於南巢，夏禹之別導山川，仁與信和，與道帝

王之器。此四者，帝王有天下，離叛非其所有也。凡萬物皆有器。違其用，豈得其器哉？故欲有

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其器也，故利之不行，其器於利速矣。豈有成哉？諸侯之欲王者

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言天下之大，神器之重，非其王者，難以處王之器，而未可以宰割

邦南陽以仁道得政，非其人也，豈妄成之哉？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而四時定。分別統理為政之方。極於始終。可成法則也。

天地闢而萬物生。

乾其靜也專一其動也正。直坤其靜也翕。

萬物生而人為政焉。正於天地也。

言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不能相制。須人以為政。以正之。無其政也。則萬物不理也。無不能生而無殺也。言天地能生。唯天地之所以殺。

人不能生。天之能生。唯天殺之可也。夫唯天。人化而為善。萬物之中。人其為貴。化。獸化而為惡。

稟氣以生。不有知識。人而不善者。謂之獸。人化而為善。是為天。常今為不善。有天然後有地。在天。

於上。地在下。先有地。然後有別。二才克定。有別。然後有義。臣夫婦之義。彰者。君。有義。然後有教。百。

立政。教行。父子存家。設有教。然後有道。教速。既彰。約之以道。臣之義。彰也。有義。然後有教。百。

後有數。名理既章。數統之矣。夫數以一終。十乃至。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為數。百六十。

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日。一周天。一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一月。

或離於次。終於一歲。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四者皆陳。以為數治。春夏秋冬。

此則日月星辰運行。至十二月。皆周匝於故處。紀猶會者也。四者皆陳。以為數治。各統於一。

為政之道。當法則也。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政者。正也。所以正理天下。以為之。

慎誅。魯周公第六。刑法有倫。宜於時政。好生之德。理通典章。故明賢之資。輔成周室。誠勸之道。所得稱言。

國之大經。在於賞罰。二者或替。將何訓焉。可為政先。故紀之為篇目矣。

昔者。日之辭也。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康叔周公母弟也。衛三監之地。戒之曰。與殺不辜。寧。

失有罪。人命所懸明須詳正夫刑或濫其何則焉故不無有無罪而見誅。言罰而不明雖刑不禁
可輕殺不辜寧可失於有罪此亦寬仁之道也誅賞之慎焉。誅實者國之
無有有功而不賞。言賞而不明雖賞不勸戒之封。重稱戒者所以示於
言賞必加於有功也誅。殷勤封康叔名也誅。誅實者國之
誅未必當罪喜而行賞未必當功賞僭則懼及於淫誅濫則懼及於
善賞得其功則賢人以勸罰得其辜則姦人以息此不可不審慎之

齊子終

補鬻子七則

明 錢塘楊之森秀夫訂輯

文王問一則

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曰。受命矣。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曛曛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曛曛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一則

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鬻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政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於治。陳於刑。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周武王曰。受